



談無明與明

「無明」是生死因緣，一切的愁憂惱苦，都由這「無明」而來，若無「無明」或「無明」能盡，則愁憂惱苦與世間紛擾甚至世間本身，都不存在、都將歸於無有。所以，如何解決這「無明」的問題，是學佛者的唯一大事。

「云何是無明？誰有此無明？」

舍利弗尊者答覆他說：

「舍利弗，天心圓滿。」

「無明者謂不知，不知者謂無明，何所不知？謂色無常，色無常如實不知；色磨滅法，色磨滅法如實不知，色生滅法，色生滅法如實不知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不知；……於此五受陰，如實不知不見，無無間等，愚闇不明，是名『無明』。舍利弗尊者接着又說：

關於如何處理五受陰，使其「無明」轉為「明」，是一個令人迷糊而且困惱的問題，是學佛人都在研究的問題，筆者曾與沈九成老居士書信往返討論過，蒙他的慈悲，列了一個「四識住與三科關係圖解」給我作參考，我將他的圖解會作詳細的研究，覺得這一圖解意義明確，概念清晰，使人能在六根、六塵、六識、六想、六思……等等錯綜複雜的關係中，有了一個脈絡。因本文是討論「無明」與「明」的問題，所以我在他的「四識住與三科關係圖解」之外，加上了一個圈圈，在這個圈圈的四角，依舍利弗的說法，註上「愚闇、不明」四字，即成了一個「無明」圖茲將這圖列出來，供大家參考：

織繩土蠶果臼。咄燒景瓶，咄雨焚山景華燭。參耕處燭山景華燭。近一大神曰特學思默鑿采，景以華鑽鑿就。四伐春發言，學道可謂耽良其人矣。

本師園，育十絃樂海音不驛，浦令五音再卦世間」。鄉云：「南山耆學，凡八百平塹妙無窮，同幸戲翻鑑，齊東土；晉三三平會東合學告十願人氣泉山開元寺尊觀刻揚究事學，稱微南大三一平二艮，卦互土龜者界寺特館，遙事學南山耆學頭。一式

山軒學苑；魁魁日本龍回古源耆學書，鑿課南山三大瑞並龕軒卦山。知鑿量翻山學學英難曰一轉，凡以翻良卦御平白志醜。近一大神駕鐵五去酒否八卦，亦以「四伐軒」詣否實難。一

賈署諭」。景卦齋小難並以頭大名善。

「四伐春山五東卦頭」。此音味卦御平詞難曰「南山耆互家卦鑿」。四伐軒，晉丁青宋耆學音卦文義，卦互四平却聞，音如口。旣丁青末，音些音宋耆學音張，本自日智書銘。遇以卦卷。旣末斯益大神不見古卦飛馬，只須烹出「地獄毒養集要」而東山耆學難並，悉皆遺失。旣丁青時，卦春「南山觀燭燭」。一

三禪無常如實知；識磨滅法，識磨滅法如實知。於此五受陰如實事知，見、明、覺、慧無間等，是名爲「明」，成就此法者，大抵是名有「明」。」

今資不辟其實式耕葉賦令也五陰皆昔見而曰行識（根本識）

五陰大樹夫是普不異其頭也當根映昔人出其林矣

（五陰）

想行

色識

受

想

行

處行所識（一）：註

陰色屬義古照「意」（二）

製繪文經住識四及科三經含阿依（三）

解圖關係三科與四識住



十二入
(外六入)

法 觸 味 香 聲 色

(色中識住)

(內六入)

意 身 舌 鼻 耳 眼

(受中識住)

(六識身)

意識 身識 舌識 鼻識 耳識 眼識

(想中識住)

(六受身)

意觸生受 身觸生受 舌觸生受 鼻觸生受 耳觸生受 眼觸生受

(行中識住)

(六想身)

意觸生想 身觸生想 舌觸生想 鼻觸生想 耳觸生想 眼觸生想

(六思身)

意觸生思 身觸生思 舌觸生思 鼻觸生思 耳觸生思 眼識界

(六識界)

意識界 身識界 舌識界 鼻識界 耳識界 眼識界

這「無明圖」的內涵，若愚、闇不明，就構成了這五濁惡世的世間相。實在說，這個圖解，仍只是以直線表示六根、六塵間一地用線條規劃出來，但沈居士的這一個「四識住與三科關係圓解」，已給學者指出了研究意識活動的脈絡，有了較為清晰的概念，已不再像過去一樣，鑽入蜘蛛網中，扯不清，出不來。

佛教導行者，就是要將那「無明圈」中的十八界，五陰，四識住一一地予以消解，而消解的方法是「知」。「知」什麼呢？知色是無常，苦、空、無我；色集、色滅、色滅道跡是無常，苦、空、無我。乃至受、想、行而至識集、識滅，識滅道跡，是無常，苦、空、無我，對這十八界產生的四識住所成的五陰，不但要「知」，而且要「如實知」，要達到見，明，覺，慧的境界。而達到了這境界以後，不能謂為已足，除要經常保持這境界之外，更要精進，不可有間歇，更不可以有間斷，這樣的精進以求見、明，覺、慧，才可稱之為「無間等」如實知，才能消解「無明」。

所以，如求能求得「無間等」，是行者所急要知道、要努力的問題。即使佛住世時的拘希羅尊者，也急切地要求答案而又向阿難尊者求教。阿難尊者爲了滿足拘希羅尊者的願心，也爲現世的行者解答同一問題，他對修「無間等如實知」，提出了答案，他說：「欲求無間等法，精勤思惟；五受陰爲病，爲癱，爲刺，爲殺；無常，苦，空，無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應處故。若比丘於此五受陰，精勤思惟，得須陀洹果。」

阿難尊者的這段話，若能遵照實踐，即能將「無明圈」內的蜘蛛網中的那些「葛藤」予以消解掉。但是，行者得到了須陀洹果以後，是否就可以從此一帆風順，由須陀洹而至阿羅漢果呢？這是絕對不可以的，凡每升一果位，仍得要行無間等如實知，知五受陰爲病，爲癱，爲刺，爲殺；無常，苦，空，無我，永遠無間等地如此思惟並如實知。唯有這樣的精勤修爲，才可以稱之為「無間等」，凡「有間等」的行者，其道果最多只能維持現狀，倘若一不小心，還會頂墮回頭呢！

阿難尊者告訴拘希羅尊者的話，實際上就是佛陀所一而再，再而三說過的話，但世間人，總無法領受而喜歡分別執着。有的人執着於「有」；有的人執着於「無」。取「有」也好，執「無」也好，都不能究竟苦邊。因爲凡所有「執」，都是心生計著，都是無明相現，若能於五受陰不受，不取，不住，不計於我，此苦生時生，此苦滅時滅，於此不疑，不惑，不由於他，不隨其轉觀，亦爲無常。有，無兩邊都不見，即是離於二邊，行於中道，因爲世間法是因緣得生故，此有故彼有；此生故彼生。緣無明才有行，乃至有生，老，病，死，憂悲惱苦聚集。同樣地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，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，老，病，死，憂悲惱苦滅。行者若能思惟正觀察，「有」，「無」皆空，即是「知」，即是「明」。能知，能明，才能轉無明爲明。

如何修「知」，修「明」，佛教誠行者須修念處，勤正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覺道。精勤修習，隨順成就，才能使一切結縛，使煩煩，纏，乃得解脫。

所謂修「念處」：即是修四念處：一者是身念處，觀身不淨，身之內外污穢充滿，無些淨處。二者是受念處。觀受爲苦，受爲苦，樂之感。樂從苦因緣生，又生苦，樂，世間無常樂，故受是苦。三者是心念處：觀心爲無常，念念生滅，更無常住之時，故心爲無常。四者是法念處：觀法中無我，法無自主自在之性，故爲無我，綜而言之，「念」是能觀之智，「處」是所觀之境，以智慧觀察境，就叫念處。再說明顯一點，六根是能觀，六塵即是所觀，能觀與所觀，都是無常，苦，空，無我，所以，四念處是以慧爲體，有慧者，即能「知」能「明」。

所謂修「勤正」：即是修四正勤，四正勤者，其一是對已生之惡爲期斷除而精進。其二是對未生之惡，爲使不生而勤精進。其三是未生之善，爲使其生而勤精進，其四是對已生之善，爲使增長而勤精進，修這四正勤，也即是修「知」，修「明」。

所謂修「如意足」者，即是修四如意足，亦名爲修四神足。四如意足與四正勤，所修之行品。二者有着相連的關係，修四正

勤是精進，精進者智慧增多，但定力較弱，修四如意足，即是修四種之定，以定攝心，以補四正勤定力之不足。如此，定慧均等，二者皆得，故名如意足。定，慧既等，即是修「知」，修「明」。

所謂修「根」者：「根」有能生之義，人有六根，眼根能生眼識，他如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五根，各能生識。行者要修此六根所生之識增上，使轉識成智，便能生慧，故俱舍論二說：「根者何義？最勝，自在，光顯名根。」六根所生之識增上成慧，則是清淨法，由此伏諸煩惱，引入聖道，所以修「根」即是修「智慧」，修「智慧」者，即是修「知」，修「明」。

所謂修「力」者：是指修五力，其一是信力，信根增長，破諸邪信。其二是精進力，精進根增長，能破身之懈怠。其三是念力，念根增長，能破邪念。其四是定力，定根增長，能破諸亂想。其五是慧力，慧根增長，能破三界諸惑。有此五力，即不爲煩惱所壞，不爲天魔外道所阻。故修五力，也是修「知」，修「明」。

所謂修「覺道」者，即是修大覺之道，正覺大道。大覺之道，寂滅無相。能大覺，能寂滅，即是大智慧成就，故修「覺道」也即是修「知」，修「明」。

佛認爲能作如此修習，能知，能明，即無「無明」，無「無明」，即不爲六入處觸生顛倒夢想，無顛倒夢想，即無煩惱的結縛。

佛告訴諸弟子們，若於無始生死，爲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長夜輪迴，不知苦的本際，則猶如狗子的繫樹，繫狗的繩索不斷，狗子只有長夜繞樹，輪轉而轉，愚夫衆生，若不如實知色，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，長夜輪迴，順色而轉，如狗子一樣，終不能解脫於生，老，病，死，憂悲惱苦。是爲「無明」大苦聚集。

是以，行者當善思惟，觀察於心，長夜不爲貪欲，使，染，瞋恚，愚癡所繫。須知，心淨則衆生淨，心惱故衆生惱。故應住根門，於四識住中，如實知識集，識滅，識味，識患，識離，不染著於識，不住於識，初夜，後夜，解悟精進，觀察善法，樂修梵行，離於睡眠，不爲五受陰所困，則「無明」滅而「明」生，解脫自在，樂住涅槃了。

七四年三月廿八日撰於淨室

(上接第8頁「遊心法海六十年」)

說明佛法中的不同淨土。在「往生淨土」以外，還有「人間淨土」與「創造淨土」。這對只要一句彌陀聖號的行者，似乎也引起了反感！

七、我的寫作，一向重於自己對佛法的理解，不大喜歡批評別人，但在這一階段的後期，寫了三篇不太短的批評文字。一、「佛滅紀年抉擇譚」：有人依「衆聖點記」等，主張佛滅年代，以錫蘭所傳的，阿育王登位於佛滅二百十八年說爲可信。我以爲：阿育王的年代，是可以考信的。從佛滅到阿育王，錫蘭所傳，中國所傳——阿育王登位於佛滅百十六年，都只是佛弟子間的傳說如此。說到「衆聖點記」，佛滅以來，起初並沒有書寫的戒本，試問每年結夏終了，又在那裏去下這一點？我不滿一般偏重外來的傳說，所以加以評論，而取中國固有的傳說。這可說是對誇大南傳的巴利語系，輕視中國所傳而引起的反感。來臺灣後，知道還有古老的上座部所傳，阿育王登位於佛滅百六年說，這也許更恰當些。二、「僧裝改革評議」：當時，有人遊化錫蘭、緬甸，所以主張出家人的服色，應該一色黃，而評中國僧服爲「奇形怪狀」。有些僧青年，主張廢棄固有「腐敗落伍」的，改爲與俗服沒有明顯差別的服裝。這可能造成「進（山）門做和尚，出門充俗人的流弊」，所以寫了這篇評議。我以爲，中國固有僧服的顏色，是合於律制的，黃色只是一宗一派的服色。僧服是可以改革的，但必須合乎律制的原則——對外差別而表顯僧相，對內統一以表示平等。其實，僧裝改革只是形式的改變，並不能促成僧界的清淨，佛教的復興！三、「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」：熊先生的「新唯識論」，在哲學與儒學的立場，自有其地位；道不同，用不著評論。但他在書中，一再的批評唯識與空宗。其實他所知道的空，是唯識學者——有宗所說的空，根本不知道空宗是什麼。特別是：他的思想，如他自己所說：「大易其至矣乎，是新論所取正也」。這明明是儒學，佛法的唯識與（唯識家所說的）空，只是評破的對象。他却偏要說：「本書於佛家，元屬創作」；「新論從佛學演變而來，說我是新的佛家亦無不可耳」！這種淆混視聽的故弄玄虛，引起我評論的決心。

(未完)